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四十回 洪錦雲避患復罹災 沈三槐求歡反被辱

雙雙紫燕繞雕樑，幽坐書齋靠紗窗。蜂蝶惜花時戀蕊，風吹蝶花兩相「。話表徐老夫人因福祿叩關，救出文炳，母子相商合意。當將福祿喚來，言明此意。福祿聞言，跪倒辭曰：「念小人感恩深重，纖芥微勞，何足掛齒。雖蒙太太、公子抬舉，自古以來斷無奴才拜主母為母，公子為兄之理。叩求太太、少爺勿生此念，而且小人何敢僭越，自問難安，必然折壽。仍然照常，是太太、少主人逾格栽培了。」徐老夫人口呼：「我兒不可執拗，你大哥若非你捨死忘生，如何逃出繯網？為娘主意已定，不可推卻。」文炳口呼：「三弟，不可堅卻，母親是蓄意已久，要你允從了罷。」李、錢二位夫人一齊相勸：「難得你幼小忠心，千古罕有。徐太太既有此意，你難推卻。只要你從此盡孝，與親生無二樣看待。你快行大禮罷。」福祿推辭不開，只得向徐太太口呼：「母親請上，受孩兒一拜。」隨跪倒拜了四拜，又向文炳行禮，二人對拜。福祿又與李太太、錢太太行了禮，遂呼為伯母。三位太太皆大悅。徐太太又飭令閩府奴僕，呼福祿為三公子，改名文俊。當日大排酒筵，三位太太同文炳、文俊飲筵，直飲至晚方散。遂命文俊搬入書房，同文炳起居。正是兄弟怡怡閩府歡樂。一日，李太太接到由揚州李廣發來信函，內雲患病已愈，數月內即可回家。又問文炳的冤案是否清結？李太太觀畢，心下方寬，即將書信拿與徐太太觀看。徐太太命文炳寫回書與李廣，備言出獄及認福祿為子各情節，使他放心。將信寄與李廣。不一日，李廣接到回書，心下大悅。遂口呼：「眾家兄弟，去歲楚雲賢弟回鄉，本約今年元宵來此，元宵已過，至今未來。現下無事，擬同諸位賢弟至江寧一訪，並飽覽秦淮風月何知？」眾人稱善。即日料理，僱了兩號大船，擇定吉日動身。屆期囑咐招英館總管小心照應，不日即回。李廣同眾家兄弟下船，直望金陵進發，暫且按下。

再表洪錦雲被費五拐去，賣到王教諭家作妾，幸虧崔氏孺人認為義女，未受污辱。無奈王清百般設想，總不甘心，崔氏孺人瞞著王清，將洪錦雲寄居對門。過了兩月，不料又被王清知覺，崔孺人沒法，只得送在常往來的尼庵彌陀寺內存身，以避王清胡為。這彌陀寺內是兩個尼姑，一喚清修，一喚玉修，年紀皆在三十上下。向來崔孺人時常送些月米燈油之類，常在寺作功德。崔孺人以為將洪錦雲送去，就可安身，那曉這兩個女尼，平時甚不安分，一見洪錦雲寄身庵內，生得美貌，就起了不良之意。原來這兩個尼姑相於一個財主，名喚沈三槐。隨到沈三槐家，將錦雲如何貌美，如何出身，訴了一遍。沈三槐大悅，即換了一身新衣，同二尼來到庵內，先在暗室與二尼調笑一番，三人又飲了一回酒，沈三槐遂問洪美人何在？清修聞言，含笑說：「我去喚那美人來，讓你樂一樂。但有一句話與你說定，你可別在我師兄弟二人身上薄倖，有了新人便忘了舊好。」沈三槐說：「我果能將那美人得到手，你這兩個月老，我都加倍應酬。」清修見說，便用手指在沈三槐額角上彈了一下，輕輕又啐了他一口，即刻走到錦雲房內。「啊呀，小姐呀，小尼今有一事欲與小姐商量，我庵內有位大施主，名喚沈三槐。小庵所有一切香火祭田等類，俱是他包定，所以庵內勿論大小事件俱都向他言明。他今到庵，小尼便將小姐寄居在此，向他訴明。他不相信，他言說我們私藏人家閨女，故此小尼前來請小姐出去言明，以解他的疑惑。」錦雲口呼：「師傅，此言差矣，奴是少女，焉能去會面生男子？」清修說：「小姐若不肯出去向他言明，不能解他疑惑，此地小姐難以存身了。」

錦雲無法可使，無奈隨同清修走到客堂。只見正面坐著一少年人，玉修陪坐。心知不妥，轉身就要退出。這沈三槐一見洪錦雲已是神魂飄蕩，趕上前向洪錦雲深施一禮：「多蒙小姐光顧，我沈三槐乃是多情男子，日後不敢忘小姐恩情。」錦雲不由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潑口大罵。玉修近前相勸，錦雲順手一掌打去，罵道：「無恥的淫尼，膽敢狼狽為奸，誘我千金之體，你也不怕污了佛地。」沈三槐笑嘻嘻口呼：「小姐勿怒，休怪他二人，是我仰慕小姐姿容，特令他等前去奉請。這也是三生有緣，我沈三槐合該與小姐共遂鸞鳳。小姐休怒，我三槐奉揖了。」洪錦雲愈加大怒，回手操起茶几上茶盞，便向三槐臉上擲去，只打的三槐鮮血直流。三槐大怒，喝道：「好不識抬舉的賤婢，竟敢撒野，我看你進得此門，怎能出去？」說著搶進一步，就要硬行。錦雲見來得切近，用雙手抓去。那三槐未曾提防，又被錦雲滿臉抓傷，血痕淋漓。此時三槐越發大怒，喝道：「好一小賤人，你也不認的我是誰？」把錦雲按倒在地，令二尼拿過繩來，把錦雲綁縛起來，吊在後廂用皮鞭重抽。洪小姐咬牙大罵，只打的渾身青紫。兩個淫尼再三勸住，沈三槐放下皮鞭，將門倒鎖，仍到暗房歇息。